

主编 罗应涛

巴蜀古文选解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组织编著 ·

主編 罗应涛

巴蜀古文选解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李 诚
特约编辑:王 立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古文选解/罗应涛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6

ISBN 7-5614-2427-2

I. 巴... II. 罗...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②骈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007 号

书名 巴蜀古文选解

作者 罗应涛 主编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 168mm 1/32
印张 22.25
字数 543 千字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 301~9 300 册
定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12526/85414115/
8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主 编 罗应涛

撰 稿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光浒	王朝谦	邓郁章
史今律	冯焕如	成镜深
朱昌林	羊玉祥	李光伟
李坤栋	李树民	李元进
李定国	陈善斌	杨 明
杨 钊	杨林由	罗 萍
罗应涛	罗道成	范必显
林惠君	赵永康	封 富
胡传淮	秦伟远	聂忠泽
蔡 逸	蒋均涛	董必超
虞元龙	廖继康	戴宇威

序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产生和发展的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璀璨夺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巴蜀自古人才济济，文风鼎盛，是产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轼、杨慎、郭沫若、巴金等大作家、大诗人的地方。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巴蜀文化，神奇新异，别具特色。研究、宣传巴蜀文化，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和入世的机遇面前，对提高巴蜀人文素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促进巴蜀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早在1992年，原国家教委颁行的中学教师学历进修计划中，就规定了相当数量的地方课课时。为了教学之需，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曾支持部分师范院校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们编著出版了《巴蜀旅游文化》一书，作为地方课教材之一，受到广大进修学员和授课教师的普遍欢迎。1995年，师范处又组织编著出版了《巴蜀古诗选解》一书，选诗540余首，洋洋50万字。这一项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研究成果，对广大教师和读者了解和认识灿烂的巴蜀文化，继承丰富的巴蜀文学的优秀遗产，提高人文素养，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美好感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接着，1998年秋，师范处又支持和组织他们继续编著《巴蜀古文选解》，以宣传巴蜀古老的文明，弘扬巴蜀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巴蜀丰厚的文学遗产，同时充实和完善我省中小学教师学历进修

和继续教育的地方课教材体系。今天，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经过近四年的艰苦努力，《巴蜀古文选解》一书正式出版面世了。

本书是参与选辑和评注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本书在选文、考订、注释和点评方面，基本上无现成资料可供参考，难度颇大。参加撰稿者涉及 30 余人。除部分师范院校的教师外，还有不少社会贤达，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占半数以上，年龄最大的杨林由先生今年已 88 岁高龄。不少老教授和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编写的资深专家，为了整理巴蜀文学遗产，不顾酷暑寒冬，翻遍地方史志，亲身实地考察，走访地方耆宿和方志办、档案馆、博物馆、文管所等，从摩崖碑石上亲手抄录，寻找各种史志、别集、碑刻、拓片对照勘校，付出了十分辛苦的劳动。其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敬佩。

本书选自汉代迄于民国 143 位作者“写四川、在四川写”的巴蜀古文 171 篇。以广义的古文而言，文体包括各代所写的散文文字以及用骈体写成的辞赋。其内容有大量描写巴蜀山水风光、名胜古迹以及文物特产的文章，剑阁之雄奇，三峡之险峻，泸山的青葱，峨眉的秀拔，名人故居，名山古刹，川盐川竹，名优特产均有所涉及；有叙写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佳言异行的篇什，其中不少颂扬高风亮节、品格操守足为后世效法者，其人或才能杰出，或品行高尚，或为正义献身，或在艺术造诣上达到极高境界；有不少或充满哲理、或鉴诫德行、或明志致远的佳作，可以开拓思路，开阔视野，强化民族责任感和忠于祖国、服务人民的思想意识；也有不少四川人民遭受入侵者血腥的浩劫和无休无止的内乱的记录，反映出四川古代、近代地方军阀为兵为匪的种种凶残危害，加之赋税苛酷，饥荒严重，把巴蜀过去“鬼城”、地狱的一面揭示出来；巴蜀古来年代邈远，历史复杂，地形地貌千姿百态，讹传讹误很多，因此本书也辑入如《涂山碑记》等考证史地的文章。总之，本书内容十分丰富，玃珠满眼，流光溢彩。

当然，既是古文，必然受到当时历史和作者出身的局限，我们相信师生和广大读者是有鉴别能力而能加以正确把握的。

巴蜀古文素有选本，如宋人的《成都文类》，明人的《全蜀艺文志》、《蜀藻幽胜录》，清人的《函海》、《宋代蜀文存》等。但这些选本多从封建正统思想着眼，选高官名人之文，或良莠并存，糟粕混杂，或佞屈聱牙，艰涩古奥，加之未予注释点评，现代一般读者读来困难较大。本书选文的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文章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积极性及其对于当代改革开放、建设巴蜀的现实意义，作者无论官、民、士、庶，优则取，劣则去；特点之二，选文由下而上，从底层、民间留存的方志、文集、别集、碑刻入手遴选，因而许多湮没无闻的文人、小官吏的优秀文章得以去其尘封，重见天光，使之流播当今而传之后代，对巴蜀文学的研究无疑有填补空白、补偏救弊的作用；特点之三，正如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具有共性，又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呈现特殊性一样，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也是多元一体，具有共性，又有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殊性，如成都文化、三峡文化、蜀道文化、攀西文化、夔道文化等。巴蜀古文正集中地反映了各自的特殊性，具有十分浓厚的乡土特色，可以让我们读来如徜徉于巴山蜀水之间，锦里风日、三峡风光、大佛风格、凉山风情、雅州风采、遂州风姿、达川风貌、江阳风韵、剑门风色、广安风度……一一生动活现在眼前。

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南。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古代巴蜀文学的研究正是新世纪四川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作为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把巴蜀文化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作为教材，推广到全省广大群众中去，特别是推广到广大青年学生中去，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学成后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

《巴蜀古文选解》中的篇章，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意义强，艺术水平高，极富地方乡土特色。该书的出版，无疑可以使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和灿烂的文化，继承巴蜀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在宣传先贤教育后人中，增加我们四川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正因为如此，在《巴蜀古文选解》出版之际，我们省教育厅师范处特向参与《巴蜀古文选解》编著的各位专家、教授、学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帮助、支持和关心《巴蜀古文选解》编著出版的省教育厅领导及有关院校的领导，社会贤达，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以及使此书得以付梓刊行的四川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

桐花万里丹山路

——巴蜀古代散文概说

罗应涛

—

德国人利希霍芬遍游中国点评名山胜水发了许多议论。这些议论应该说的不带偏见的。但其中有一句话却令许多中国人心中耿耿，口中愤愤，这就是：“四川的山水是中国各省中最美的。”中国丽山秀水遍布东西南北，利氏却对四川情有独钟，足见四川山水之不同凡响。连宋代洛阳人邵博在四川做了几年官后也在他写的《清音亭记》中劈头就说：“天下山水之观在蜀。”竟至连他繁华的老家也不回了，而死葬在嘉州的山水之间。

环川皆山也。盆地四周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大娄山、峨眉山、邛崃山、龙门山、九顶山等等，绣岭叠嶂，倚天拔地，蜿蜒起伏，环卫巴蜀。“江山如此多娇。”或雄伟，或奇特，或险峻，或秀丽，或幽深，或畅旷，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其钟灵毓秀，备受游赏者，举其大要有：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黄龙天下绝，九寨沟天下艳，大佛天下壮。距今 4000 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古老、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生息繁衍，创造出灿烂的巴蜀文明，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末四川盆地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证明巴蜀先民早就创造了以宝

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文明和以三星堆文化三期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出现了长江上游以成都为中心的最早城市群落，开通了南方丝绸之路，为巴蜀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以奇诡浪漫、历史悠久的古巴蜀文明著称于世。依赖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承继大禹、杜宇、开明、李冰治水兴农传统，成都平原在汉代就已是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富饶游乐之乡”，“陆海富有之乡”（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因此，诸葛亮早在南阳隆中草庐内就知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隆中对》）。山水的灵性和古老的文明浸润濡染，使巴蜀的文化深境闪耀着生生不息的深邃创造力。

从西汉初年蜀郡太守文翁筑石室建立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官学之后，与其他广袤辽阔的西部地区完全不同，在道教、佛教，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这种杂交文化与伟丽的巴山蜀水优化组合之下，四川盆地成了中国历史的人才宝库，巴蜀之地人士天姿高朗，气态英敏，才情并茂，握珠抱玉的杰出人物如长江之水滚滚不断。秦汉以来，2000年间英才辈出，俊彩星驰，文风鼎盛，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张问陶、郭沫若、巴金等大诗人、大作家；连杜甫、韦庄等也算半个四川人，陆游更将四川认作第二故乡。外地人客居巴蜀留下文迹游踪的，举其大者如诸葛亮、郗正、马良、王勃、杨炯、卢照邻、岑参、高适、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张籍、贾岛、李商隐、温庭筠、范成大、杨万里、王士禛等等。两千年积淀下来的巴蜀文学，丰富深厚，灿烂辉煌，既有极高的思想艺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整理和出版巴蜀文学，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认识、理解我们的国情和民情，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可以让我们巴蜀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巴蜀地区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和灿烂的文化，继承巴

蜀丰厚的文学遗产，培养人文精神，提高文化素养，在宣传先贤教育后人中增加我们四川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为巴蜀各地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尤其是旅游事业的开发，提供有益的帮助。

二

《汉书·地理志》说：“蜀人以文章显于世。”晋代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也认为蜀人“多斑彩文章”。我们这里所说的“巴蜀文学”，是指巴蜀地区的文学，它不仅包括巴蜀作家的创作，也包括外地作家在巴蜀的创作和写巴蜀的创作，但不包括巴蜀作家在外地所写的作品。巴蜀古代散文的选辑就是按这个原则进行的。巴蜀古代散文文体以广义的古文而言，包括各代以文言所写之散体文字，以及用骈体写成的辞赋。

巴蜀古代散文的起点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是神话传说。近人蒙文通考证：《山海经》中就有巴蜀人的作品存在。巴蜀神话传说中，既有巴蜀人可歌可泣、前仆后继、英勇悲壮的斗争史，又有他们丰富的想象和创造。这是在巴蜀这个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的灿烂辉煌的文学。它以文化积淀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不仅给后来的巴蜀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以其朴素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方式影响着一代代的后人。

秦灭巴蜀后，成都筑城，巴蜀有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李冰治水，使盆地中心“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文翁兴学，并派出张叔、司马相如等人到京城当“走访学者”；加上秦代从山东六国移民入川，使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交融汇合，于是汉代巴蜀文学精英成批涌现，卓绝中华。

巴蜀文学的第一高峰是汉代文学。巴蜀汉代文学主要是由从

巴蜀走出去的作家创造的。有汉一代文学的标志是汉赋。汉赋的代表人物是两个成都人司马相如和扬雄。正如李白是唐代文学的旗帜一样，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一面旗帜。现留存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是汉代古文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既是他所处时代精神的体现，更集中展示了巴蜀文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即巴蜀神话和楚文化交融而成的浪漫主义精神。后人认为，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以经学、司马迁以史学、司马相如以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司马相如写的与四川直接相关的古文留存下来的有两篇，即《谕巴蜀檄》、《难蜀父老》，都是劝谕巴蜀乡亲要顾大局、识大体，支持朝廷打通石门道、开发西南夷的，是有为而作的意义重大的作品。比司马相如晚出半个世纪的巴蜀古文作手是资中人王褒。他的代表作是有别于司马相如时代“劝百讽一”的大赋的咏物小品《洞箫赋》。他的贡献是开拓了赋这种文学样式的题材，使赋由气势恢宏走向精巧玲珑，由歌功颂德走向自我抒情，对后来的辞赋产生了很大影响。扬雄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是其代表，还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传世。以上三人和淮阴人枚乘被称为西汉四大文学家。东汉时代四川广汉人李尤也是知名作家，除作赋外，专事作铭，据说有 120 篇。《琴铭》一篇表现了他正统的文艺观：“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御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谣。”《文心雕龙·才略》誉其“志慕鸿裁”。

虽然诸葛亮才情横溢，但三国蜀汉顾不上文化建设，只有实用文体十分盛行。两位作手是秦宓和谯周。广汉人秦宓少有才名，擅长辩论，重视文采。其《奏记益州牧刘焉荐任安》、《答王商书》、《与王商书》言简意赅，清新明畅，极富论辩色彩。诸葛亮作的《出师表》和犍为武阳（今彭山县）人李密的《陈情表》

并称为天地间至诚文字。“一个是‘孝’的代表，一个是‘忠’的典范，都是中华传统美德中不可多得的教材”（谭兴国《蜀中文章冠天下》），千古传诵，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晋初南充人陈寿创作了中国历史散文的精典之作，“四史”之一的《三国志》，是巴蜀史传文学的里程碑。谭兴国先生认为：“《三国志》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看，无论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晋代崇庆县人常璩完成了一部我国最早、最完备的地方史志《华阳国志》，用富于文采的语言记叙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对巴蜀史学和文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推出巴蜀，为四川作广告，真正属于描写巴蜀的名文，最有影响，曾令“洛阳纸贵”的，是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蜀都赋》与其余二赋是他精思十年，惨淡经营的力作。《蜀都赋》着意描绘巴山蜀水的险阻奇伟及天府之国的富饶博大、悠久历史、人杰地灵。左思把蜀都置于广大的世界空间与漫长的古今变迁中作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全方位的描写。蜀地的山川、形胜、水陆奇珍、风土人情、歌舞游猎、人物传说，以及特有的织锦、筒布、盐井、邛杖等物产都被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在作家的笔下，蜀地是一块令人意驰神往的“宅土之所安乐，观听之所踊跃”的乐土。《蜀都赋》不仅是赋中的名篇，文学的佳作，也是人们考察巴蜀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资料。

经过了几百年沉沦之后，巴蜀文学在唐和五代再度崛起。成为巴蜀文学第二个高峰。隋唐两朝兴教育，开科举，重文学。在欧洲罗马帝国衰亡，步入最黑暗的中世纪的时候，东方却造就了一个地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它的璀璨夺目、光耀大地的文学，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唐和五代巴蜀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陈子昂、李白、薛涛、花间派词人和入川的杜甫、韦庄等。不过他们都用主要的精力写诗填词去了，所写古文不多。四川射洪人陈子昂既有文学家的才华，又有政治家的头脑，

他和其他唐代巴蜀文学家一样，绕开了齐梁遗风，直承汉魏，其古文主要是给皇帝的疏奏和政论文，而最有名的是那篇洪钟大吕式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谈诗歌革新主张的短文《修竹篇序》。此文横扫初唐盛行的齐梁遗风，倡导“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有“寄兴”的建安风骨。

唐代第一个入蜀的作家是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他19岁漫游蜀中，除做了30首《入蜀纪行诗》外，留下的名文《北亭群公宴序》，是“命离箭之笔”，“题别来之词”，借群公之宴，感怀时事，慨叹身世，运用四六骈文，在精美严整的形式中，表现自然变化之趣，文笔瑰丽，神采飞动，虽为少作，然已逼近十年之后《滕王阁序》之风采。还有一篇叫《入蜀纪行诗序》，文中叙写蜀中山水之胜，仅七十余字。他说：“穷览胜事，足践灵区，烟霞为朝夕之资，风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誉巴蜀山水为“江山之俊势”、“天地之奇作”、“宇宙之绝观”，一唱三叹，突出蜀中山水之奇险。其散文游记、碑记仅《蜀藻幽胜录》就收有11篇之多。初唐尚书右丞卢藏用于武周长安年间作西充县令时，到将军祠作《吊纪信文》，又为其好友梓州人陈子昂編集、撰序、作传。《陈伯玉集序》从论述文学流变入手，首次肯定了陈子昂遏制颓靡之风，开拓文学发展正确道路方面的建树和贡献。他是为巴蜀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卢照邻、杨炯也入蜀充当幕僚，四处旅游，写下诗和散文。初唐除文人学士入蜀外，著名官员裴度、韦皋等也因入蜀作官，写下不少古诗文辞。

盛唐的巴蜀文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岷峨之精，巫庐之灵”的纵贯古今、横穿天下的“拔尖人才”李白。“安史之乱”在推动文学向现实生活深度和广度拓展的同时，也将杜甫推到了巴蜀。杜甫在巴山蜀水间流寓十年，其留存的1400多首诗中，有800多首是在巴蜀写的或写巴蜀的，并将新体诗七律打造得又

精又熟。可惜他留下的散体文字绝少。李白主要是写诗的，他最崇拜的作家是司马相如，在蜀期间也仿扬、马作赋。但真正写四川的《剑阁赋》，和他的《蜀道难》一样，是出蜀之后的事。中唐为四川很添了点风光的是薛涛。虽然在她之前中国才女有蜀中卓文君，汉末蔡文姬，但她一生专一作诗，据说“有诗 500 首”（南宋章耕《槁简赘笔》），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诗人（谭兴国《蜀中文学冠天下》），可惜未留存写巴蜀的文章。

中晚唐蜀中的本土作家还有成都人雍陶，女道士李冶，扯旗造反的文人苏涣，隐士蜀州（今崇庆）人唐求。他们擅长于诗歌创作，留下的古文甚少。

由长安走进巴蜀，惊诧于巴蜀险山秀水和地灵人杰而勤于拿笔为文的，还有武后朝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和人宋璟，写有《梅花赋》等，江都（今扬州市）人陆肱写有《万里桥赋》，唐德宗建中年间政治家、文学家于邵作有《剑门记》，晚唐任过东蜀节度判官的大名鼎鼎的李商隐作有《剑州重阳亭铭并序》。晚唐五代的蜀中，词的发展走到了全国前列，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出在蜀中，所选 18 家词中 16 家是蜀中人士。但是他们所作古文不多。

宋代是中国“文化极盛”、“政体最纯”的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地位最高的一个朝代。扩大开科取士和抑制干谒之风，使民间有真才实学的文士奋发上进，为国效忠。加上经汉、唐和前后蜀的积淀，到宋代，大批蜀人脱颖而出，驰骋中原，蜀学与齐鲁比肩，“蜀党”与“洛党”争雄。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达于巴蜀文学的高峰。文史哲、诗词书画、韵文散文，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世化治隆，人随而兴”，蜀人士见于《宋史》的有 185 人，其中作过宰相的就达 27 人之众。

宋初文坛第一个作手是洪雅人田锡（940—1003），有《咸平集》50 卷，收奏议、书、论、诗、文，其议论文字和文论最为

著名，均能切中时弊，卓有见地。梓州铜山（中江县）人苏舜钦（1008—1048），以切实的创作实践为宋初文学作出了实绩，今存《苏学士集》16卷，主要为诗作。他们二人，一在理论倡导，一在创作实践，为“三苏”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洵、苏轼、苏辙是巴蜀文学史，更是巴蜀古代散文史上最为灿烂的明星。元帅兼诗人的朱德《题眉山三苏词》诗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三人同登文坛在蜀中并不少见，如成都三范、蒲江三高、阆中三陈、叙州三程、罗江三李、遂州三席、铜山（中江）三苏、遂宁三张等等，但“三苏”名噪于国中，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位，其中东坡在诗、词、古文、书法方面均列当时全国魁首，却是蜀中独一，全国罕见。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通达、最伟迈、最具多种天才禀赋的旷古奇才。“三苏”“大究六经百家之说”，文史哲杂，儒释道仙，无所不包，又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吾所为文必与道俱”。

宋代四川历史散文特别兴盛。成都华阳人范祖禹助修《资治通鉴》，撰唐史600卷，司马光删为《唐纪》80卷。眉州丹棱人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宋代蜀中史学的最高成就。井研人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眉山人王偁著《东都事略》，记北宋历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

此外，宋代巴蜀人中的名臣名将还有成都华阳人范镇（范祖禹从祖父），绵州人抗金英雄张浚，仁寿人虞允文，都是作古文的高手。张拭、魏了翁也创作了众多古文。郫县（今三台县）人杨天惠的《徒文湖州木石画壁记》、《张定忠公祠堂记》等，文笔古朴，不让大家。德阳（或作绵竹）人何耕，文有司马相如之风，其《录二叟语》在小品文中堪称上品。小说类、史传类、评

论类作家如云，举不胜数，特出者如大邑县人计有功撰《唐诗纪事》81卷，遂宁人王灼著《碧鸡漫志》等皆为流布天下、世代称誉的传世之作。

巴蜀文学经过宋代兴盛繁荣之后，就颓败下去了。从明末到民国初年一部《续古文观止》选文64家174篇，竟无一个四川人。四川是最后被元人征服的地区，遭到惨烈破坏，宋代卓有希望的文化家族不是外逃，就是被俘为奴，人才流失，典籍破坏，教育废弛，加上地域阻隔，给文学造成灾难性后果。元人杂剧中无一个四川人。惟一有名者虞集，首先是理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据说他写文上万篇，文辞简朴，内容充实，说教成分重。此外，还有青神蒲道源、眉山王敬、西昌（今安县附近）曾允元有一定影响。

明代统治270余年，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学衰落的年代，巴蜀文学也将其自元以来的下坡路继续走下去。君主专制，理学泛滥，科考八股，使传统诗文再无法振作，而民间话本、杂剧创作，却因政治、地理带来的封闭与川人无缘。经过元末社会动乱，四川人口锐减，只好“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至明建立近百年始出现了新都状元杨慎为代表的四川文学。杨慎终生遭贬“化外”之地，离开扰攘的政坛，集中精力于文学和学术，取得历代状元公无法企及的成就，清代郑恩敬、郑宝琛父子所编《总纂升庵全集》即达240卷。杨慎编撰《云南通志》和《全蜀艺文志》，对两省文化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在巴蜀，他北作《剑州志序》，南作《跋赵文敏公书巫山词》，在遂宁有《玉山翔凤赋》，在绵州有《李太白诗题解》，在资中有《资县摩崖跋》，足迹所至，皆播文采。明代四川文人还有长宁人周洪谟，博学宏儒，有《簪斋集》传世，也是文章遍天下的人。合州（合川县）人邹智，其文“多发于至性”，“真气流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嘉定人安磐，有诗文集传世。梁平人来知德早年断绝仕途，专治《易经》，